

神坛下的 林彪

● 闻峰 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I 25
231

86/61

神坛下的林彪

闻 峰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DK89/25
神坛下的林彪

闻 峰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

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

(邮政编码:100028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刷者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221.728 千字 10.25 印张 插图:4 页

版 次 199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20,000

书 号 ISBN 7—80074—683—6/K·37

定 价 6.60 元

内 容 介 绍

20多年前,林彪、叶群夫妇称雄称霸,不可一世。林彪行为古怪,叶群生性刁诈,他们夫妇有时是至爱亲亲,有时是剑拔弩张,闹到非离婚的地步不可,但更多的是吵吵嚷嚷。作者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,以无数生动具体的事例,淋漓尽致地刻划出了这对夫妇的灵魂。他们用最原始的“一分三十秒”之类的奇举,实现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;他们以世所罕闻的“一屁股坐坏”的妙语体现整人手段;又以“螃蟹里面有政治”拉帮结派。

毛家湾是他们的窝子。但毛家湾不是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。迂回曲折的故事,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人物,在荒唐年月演出的可笑、可悲乃至可恶的一幕,尽情地敞向了读者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以往的憧憬哪里去了…………… (1)

- 一、赴任——惴惴不安的林彪秘书
- 二、初见林彪
- 三、更年期的喧嚣
- 四、林彪的毛家湾
- 五、为了一分三十秒
- 六、“千年的文字会说话”

第二章 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…………… (50)

- 一、“怀恨的人，恨必反报于他”
- 二、“给他当老婆，倒透霉了”
- 三、仿 字
- 四、夫人的职位交易——陈伯达的家庭纠纷
- 五、萧华蒙难
- 六、邱会作跪在叶群脚下
- 七、“八条命令”颁布前后
- 八、黄夫人攀亲

第三章 火从何来…………… (94)

- 一、“各位且熄心头火”
- 二、扔在痰盂里的一封信
- 三、台球室里的密谈
- 四、“十条很好，照发”

第四章 伟大的谦虚 (119)

- 一、一个连队割麦子
- 二、标新立异的国防部长
- 三、三个女演员和一场演出
- 四、“萧华是被首长一屁股坐垮的”
- 五、“七·二〇事件”前后
- 六、江青的一封公开信

第五章 如愿以偿 (160)

- 一、“螃蟹里面有政治”
- 二、鲁艺学院的美男子
- 三、语录本上的“×”
- 四、借端生事
- 五、准备“九大”讲话
- 六、特殊的使命
- 七、南国选美
- 八、“摘桃派”
- 九、重上井冈山

第六章 安眠药的过失 (230)

- 一、毛家湾请来一帮学者
- 二、“关键是十月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……”
- 三、所谓“林副主席的第一个战斗号令”

四、金壳怀表

五、这棵大树好乘凉

第七章 特殊的粗茶淡饭(263)

一、“大海”的照片

二、“超天才”的崛起

三、庐山会议侧闻

第八章 我只是想看看你 (285)

一、火烧《金瓶梅》

二、谢谢你，豆豆

三、别了，毛家湾

第一章 以往的憧憬哪里去了

一、赴任——惴惴不安的林彪秘书

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。

他，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，这个早上。

这位三十岁的军人随着大串连的红卫兵步出检票口。他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方型的脸庞上，架着一副棕色的宽边眼镜，显得文质彬彬。

不知是激动，还是拘谨？他站住了。

神圣的、陌生的、沸腾的、火爆的北京，一下子涌到他的眼前：

高高的钟楼。宽阔的广场。红彤彤的语录牌。五颜六色的传单、标语。

不是幻觉吧？他狠命地摇了摇头。

他叫何一伟，原是S省军区组织处副处长。现作为林彪秘书候选人，奉命进京报到。

昨天——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，他在火车上听到了毛主席检阅百万革命小将的消息；而今，他却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首都文化大革命的气氛。

一辆辆挂着“造反有理”标语的公共汽车急驶而过。一队队，一行行，身穿黄军装的中学生们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喊道：“要革命，你就站过来！要是不革命，你就滚他妈的蛋！”那臂膀上的“红卫兵”袖章，倒是异常的鲜明、醒目……

何一伟被这种轰轰烈烈的气势包围着，冲撞着——北京是神圣的！

国防部——中国的最高军事机关。远远望去，门旁站立的两位佩戴执勤袖章的卫兵，宛如两根凝固的石柱。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他走进接待室。

一位中年军人迎了出来：“啊，何一伟同志，你看，真对不起。”他满脸歉意，主动伸出手臂。

好面熟呀，何一伟略一思忖，马上认出对方是军委警卫处的宋处长。

宋处长带着鼻音很重的山东口音，很宏亮地说：“刚才派出接你的车，闹了点误会，跑两岔了。嘿嘿，热坏了吧，北京可比不上你们东北凉快呀！”他很热情地把何一伟领到休息室。

“没关系！没关系！”何一伟解开了被汗水浸湿的军衣。

“先休息一下，洗个澡，睡一觉。下午我陪你去林总办公室报到。”

“喔，在毛家湾，西城区，离这不太远，十分钟的路吧。不过，咱们先到人大会堂，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暂时在那里。好了，你休息吧，工作的事不用忙，到时候，会有人安排的。”

宋处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
一个月前，在S省军区的招待所里，何一伟奉命向一位上级机关的领导同志汇报民兵工作。说是汇报，实际上是东拉西

扯，对方什么都问。临分别，那领导才悄悄地透露一句：“我姓宋，在军委做警卫工作。”

蹊跷。“警卫”——“民兵”？风马牛不相及嘛！”

他就是眼前宋处长。

随后，机关里风言风语，传说何一伟要上调高升了，闹得他惶乱不安。

私下里，他曾向首长询问过：“沈阳军区组织部要调我吗？”

“喔，不是沈阳的问题喽。”老首长笑了笑，却又滴水不漏。

“是总政调我吗？”

“也不是总政的问题哟。”

何一伟没有再问下去，还有比总政还大的机关吗？也许是给军委首长或哪位老帅当秘书？他胡乱猜测着，却又猜不出个所以然。

几天之后，干部处长风风火火地找到了何一伟：“喂！军区干部处电话通知，决定调你去林总办公室当秘书……。”

“什么！？”他吓了一跳。不能相信，也不敢相信。“让我给谁当秘书？林彪？天哪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
“什么开玩笑，真的！北京催得紧，今天下午四点有趟快车，你先去沈阳军区办手续，明天就到北京报到。”

是哀？是喜？容不得何一伟多考虑了，匆匆赶回家。妻子也像他一样惊住了，而后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望着丈夫，只是乐。

何一伟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，登程了。送行的人可真不少，去了六七辆汽车。这当然要算是省军区的一件大事。人们无不欣羡地说他前途无量。

前途无量吗？是的，何一伟赶到沈阳，军区副总司令员接

见他时，也是这样说。他不知道，这次调动的最后决定，是由林彪作出的。

“给林总当秘书，愿意吗？”坐在何一伟对面沙发上的副总司令员，脸上露着长辈对晚辈慈祥的笑容，语调平缓地问道。

“愿意！”何一伟点点头。

“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“我怕干不好！”

“噢，那没关系，慢慢会适应的。”副总司令呷了一口茶，“战争年代，我跟林总打过交道。没有什么好怕的，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嘛。长征时，我在他手下当过作战参谋，算是他的老部下了。这次，林总来大连避暑，我去看望他。叶群，喔，就是林总的爱人，“林办”主任，托我在东北部队中物色一名读文件的秘书。我不好推辞，可给“林办”选秘书，真比选状元还难哪！既然你被选中了，那是件很光荣的事嘛。哈哈，很幸运的喽！”

“首长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年轻人，好好干吧，祝你一帆风顺！在林总身边工作，就等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嘛！”

兴奋、欣喜、庆幸，他形容不出自己的心情。然而、惶惑、茫然、惴惴不安，他是确实感觉到了。

电报大楼……新华门……依次从咖啡色的窗纱前掠过，汽车缓缓地停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。

何一伟紧随着宋处长，踏上花岗岩的阶梯。

他们通过层层警卫，径直向里走。宋处长不时地向卫兵、工作人员点头致意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何一伟放慢脚步，细细地领略着大厅里的风采。雕花的天棚，精美的吊灯。浅黄色的大理石泛着光泽，显露着自然的水

线波纹。脚下柔软华贵的地毯，铺成长长的通道，向前延伸着。

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凉意，带着淡淡的玫瑰花的馨香，迎面袭来，使人宛如置身在微风瑟瑟的秋季。这是“空调”吧，可它安在哪儿呢？

“喂，老何，请这边走。”前面带路的宋处长停住了，何一伟快走两步。跟了上去。

宋处长轻轻推开一扇雕刻着花纹的紫檀色大门。室内一片漆黑，软绵绵的地毯将杂音都吸拢了去，静悄悄的。

宋处长在黑暗中消失了。何一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努力辨认着方位。奇怪，大白天的为啥搞得这样黑呢？少许，眼睛适应了室内的幽暗，依稀可见右侧有道没关严的门，一缕微弱的光线投印在墙壁上。听着窃窃私语声，他看到沙发上坐着几个人，有穿军装的，有穿便衣的，他们向何一伟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宋处长把何一伟介绍给大家，然后问道：“首长和主任起床了吗？”

“可能快了。”一个人说。

从那扇透着光线的门，走出一个人来，依然看不清面孔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“林办”秘书兼支部书记孙志民同志。”

“欢迎你来这里工作。”

“好啦，你们谈吧，我的任务算完成了。”宋处长显得很轻松。“何秘书，回头见，我会常来的。”

他们把宋处长送到走廊过厅。

这里，阳光灿灿分外敞亮。何一伟认识了孙志民。孙志民剃着小平头，穿着绿军裤，半袖的白衬衫。鼻梁挺直，嘴角有些上翘，笑时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。浑身透着军人的阳刚之气，

看不出是位耍笔杆子的秘书。

“这里真大呀！”

“来过大会堂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抽空我陪你转转。首长住在附近的浙江厅，刚才那个大厅叫西大厅。有光亮的地方，是咱们秘书的临时办公室。旁边有个会客厅，再隔壁才是叶主任休息的地方。”

“首长长期住在这里吗？”何一伟问。

“是来避暑的。因为毛家湾没有空调。开完八届十一中全会，主席和总理也搬进了大会堂。主席住湖南厅一一八号。总理住东大厅南侧的一个房间。”

“‘林办’秘书多吗？”何一伟问。

“不多，有六个，两个人在外地搞四清。现在人手紧，这下，把我这个支部书记也调来上阵，毛家湾那摊子还没人管呢。”

孙志民陪着何一伟回到了西大厅，他说话速度很快，这怕是长期给林彪当秘书练就的吧。

“其实，主任早就嚷着人手不够，可选一个好秘书很难办呀。”

“我知道，副总司令员对我讲过，能选到‘林办’工作，很不容易。”

“可不，都是主任亲自制定的。什么十七级以下的北方人，要年轻的，口音正的，不皱眉头的，不多嘴多舌的。还有一条，在北京高级干部中没有熟人的……，够上条件的，不说凤毛麟角，也寥寥无几了。你能被选上，确实不简单啦！”孙志民小声地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你的个头也起了关键作用！”

“什么？个头儿？”

孙志民忽然站立起来，翘起手指放到嘴边。“喔，首长过来了……”

朦胧的大厅一角，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闪出一个身影，不紧不慢地向着叶主任那间透着微亮的卧室踱去。

何一伟屏息举目地朝那方向翘望着，可看不清楚。

他，大概就是林彪吧！

大厅内骚动了起来，像万籁俱寂的松林，刹时被一阵风掀动了。工作人员出出进进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色，说话声、电铃声、咳嗽声交织在一起，头上的吊灯、壁灯骤然齐放，柔和的灯光照射着简洁而优雅的陈设。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，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地。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。屏风上，一个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；一个是放大的毛主席手迹——《满江红》。大厅两边的整面墙壁，均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遮掩住了。叶群的休息室、小会客室及秘书的临进办公室就隐匿在其后。

这时，那帷幕微微抖动了一下，走出了身着银灰色便装的林彪，光秃秃的头顶很是醒目。他慢条斯里地向前踱去，目不斜视，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消一顾似的。

何一伟凝神观望着举世瞩目的大人物，渐渐地消失在大厅的另一端。

忽然，身旁的同志小声耳语：“叶群来了！”

孙志民陪着一个小矮胖女人，从帷幕后走出来。

叶群一步步地临近了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她身着一套浅灰色毛料的小翻领西装，半高跟皮鞋。体态丰腴，眼睛不很大，单眼皮，眉毛略微向下倾斜，脸上淡淡地施了一层脂粉，看上去，白得不太自然，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，用得着这番修饰吗？

她睥睨地打量着何一伟，目光冷冰冰的，这越使他窘迫无措了。听罢孙志民的介绍，叶群唯一的表示是稍稍拍了一下手臂。

出于起码的礼节，何一伟以为叶群要与他握手，连忙伸过胳膊。可对方抬起的手臂，悠然越过头顶，轻轻地抚摸起头发来了。何一伟好不尴尬，满脸绯红。他哪里知道，叶群从来不与外人握手，除非情况特殊，或与大人物见面。即便是握了，也要用酒精消消毒。

叶群转过身，吩咐道：“孙秘书，你把这里的情况向新同志介绍一下。”

“我已经介绍一些了。”

“那好，这里就不用你了。你抽空回毛家湾一趟，把各房间看一看，墙上挂的山水画都拿下来换上毛主席语录。”

“首长房间的也摘下来吗？”

“摘！”叶群干脆地说道：“不管是首长的，还是我的，一律摘下来。首长号召红卫兵破四旧，我们哪里还能挂那些东西呢？叫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人看了多不好。不过，那些山水画都是稀世珍品，首长和我都很喜欢，摘了后要好好保管，不要弄坏了。”

叶群一边说，一边走进临时办公室，秘书们尾随其后。

这房子很宽敞，中间放了一张大写字台，上边摆着三架电话机，离写字台不远，临过添置了两张三屉办公桌，负责给林彪读文件的田良秘书，站在堆得满满的桌子旁。他的左边是两张单人床。另一侧摆放着沙发。

“田秘书，我给你找来一位帮手。”叶群指点着何一伟，“你的任务是帮助老田看文件，先熟悉一下，用不着急，驾轻就熟

要有个过程。老田哪，你抽时间给他介绍一下，让他知道怎样看文件，怎样读文件。”

“是！”田良点点头。

叶群个子颇矮，顶多不过一米五十五。他在谈话时，谁都不会坐下。何一伟猛然发现，秘书们的个头都与她不相上下，怪不得孙志民刚才说起身高一事，这岂不有点武大郎开店的味道吗？

二、初见林彪

年轻的服务员推着送饭的小车走过来。大家这才意识到，该吃饭了，纷纷站起来。

大会堂的厨房设在地下室。每日三餐，服务员通过东大厅北侧的电梯，把装在保温箱里的饭菜，直接送到主席、林彪及总理的房间。

晚饭后，孙志民匆匆地赶回毛家湾，奉命去摘那些不甚“革命”的山水画。何一伟安排好住处，又回到办公室。

“老何，来！这边坐。”整理文件的田良热情地招呼着。

田良原是空军的一个处长，河北人，三十七、八岁，皮肤白皙，宽阔的前额微微突起，神情专注时，眉头总紧蹙着，舒展开来眉宇间是一道很深的印痕，他一九六四年底调来“林办”当秘书，在工作人员中很有威信，业务强，处理事情从容不迫，有板有眼。可谁知，就因为他爱皱眉头，就改变了他日后的命运。

“这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。”田良朝桌上努了努嘴。

“哟！这么多？”何一伟瞥了一眼堆积如山的文件，“老田，

真够你呛呀！”

“够呛也没办法，这不，你来得正好，帮了我大忙啦！”

“我可不行，我这个脑瓜挺笨的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，太谦虚了。”

这些文件来自各省、自治区、军委、中联部、外交部、情报部、新华社内参、“中央文革”快报、简报、要报，中央内部传阅卷……内容大部分是反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，全部标有“绝密”的字样。

“‘林办’每天要收到上百份文件，我们都得过目，多则二、三十万字，少则一、二十万字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文件中的关键问题，概括出来，每天用一小时时间，讲给首长听。”

“一小时？一小时能讲多少呢？”

“讲多少是多少，挑重要的讲。”田良掰着手指说：“比如，全党、全军、全国的事，就比局部的重要；新的趋势，新的苗头，就比一般的动向重要。”

“喔！学问还挺大的。”

“可不，这工作不但重要，而且担风险。”田秘书说到这里微微迟疑了一下，“不是我吓唬你，叶主任就这样说：‘文件是你们读的，圈是你们划的，到时候出了问题，首长一问三不知，你们可要负责任！’”

何一伟一惊，脊梁骨冒出一股凉气，嗫嚅地问：“首长他，自己不看文件吗？”

“不看。”

“‘圈’也不画？”

“一般都由秘书代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